

11 SEP 1934

# 北平周報

第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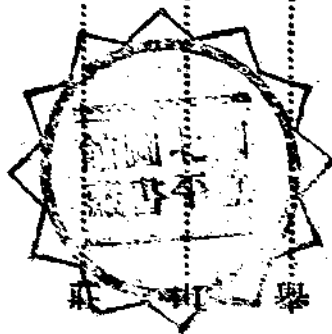
本  
期  
要  
目

### 評 壇

中國外交當前的危機

財政會議開幕

鐵路展覽與北平市場



現代婚姻問題的檢討

教育與訓練人才

太平洋上英美日國際關係的分析

漫譚三則

葉凌倬

夢 休

薩孟明

隱 名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版

每 期 定 價 二 分 半 五 角 一 年 五 元 郵 費 在 內

通 訊 處 : 北 平 交 道 口 東 街 三 十 九 號

電 話 東 局 三 三 二 五



## 中國外交當前的危機

畢

記者上週曾寫「所謂不喪權不辱國的中日交涉」一文，載于本報上期。那篇文章的結論，是說在現狀下的中日交涉，中國要能不喪權不辱國，那是不可能的事；能少喪權少辱國，便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了。這種論調，記者不是故意危言聳聽，也不能完全歸咎于我們的外交家（如黃郛殷同之流）誠心賣國。事實是鐵一般的擺在眼前，日本正在那兒要求這樣，要求那樣，你要躊躇顧慮，置之不理，他可以劈劈拍拍的又打起來。我們如果不能抵抗，決心同他拚個你死我活，那唯一的道路，只有屈伏到底。眼睜睜看見一天一天的國權益喪，領土益狹了。

日本固存中國野心，最近又從下面幾樁事情裏表現出來：

(一)通車方法，業已決定組織萬國旅行社辦理。殷同南下請示，也許是手續上的問題。萬奉山路車，已經滾去

「奉山路」字樣，添上T.M.（即南滿車字樣）二字。可見實行不通時間問題吧了。這種辦法除了是否有承認偽組織之嫌，姑且不問外，南滿車能直達北平，是否增加異日糾紛，喪權辱國。願買諸負責交涉責任之諸君！

(二)近盛傳日本有要求割讓廈門之說，雖無官電報告，但證之華南緊張狀況，絕非空穴來風，則無疑義。台灣與閩，原僅一衣帶水之隔，日本之欲伸張勢力于此，以爲侵略整個華南之根據，固不自今日始，亦非僅求得一廈門而已矣。二十一條中，曾有福建不得割與他國之條款，不得割與他國，即得割與日本之謂。故今日之要求，毋寧爲舊事重提。日本是否于要求不遂時運用武力強佔，那就看事情之演變如何了。

(三)中國組織銀公司後，本欲吸收外資以開發國內交通，及產業。聞美英法比義五國財團，有聯合對華投資之議，而日本百端反對，力圖破壞。同時日銀界派代表內由，高山長幸來華，企圖組織日本辦理之新財團，並以整理舊債九萬萬元爲要挾中國容納其主張之條件。這顯明是日本實行其「四一七」聲明之表現，不許列強對華投資，將中國一切置于日人包辦之下。

目前中國外交的危機，令人不忍想像。記者爲文時，

正當五月二十三日！猶憶去年今日之平津，大家均知大禍臨頭，惴惴危懼。今日情況，較之去年又如何耶？而一般人之趨避燕樂如故也。火不燒到肩頭沒有感覺，這不能不說是亡國的民族性。

## 財政會議開幕

山

召集各地方某部門的行政長官，以會商該部門全國的政務事宜的會議，年來已屢屢見不鮮。關於財政方面的會議，民國十七年曾舉行過一次，而今又是第二次財政會議了。會議的目的，和會議的提案，每次都一樣，差不多是不能非議的；不過這幾年以來，由於會議的決議而產生的政績，未免太令人悲觀罷了。

關於中國之財政問題，吾人認為應從兩方面觀察：第一為政治問題，第二為技術問題。

屬於政治問題者：例如因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民生凋敝，稅源枯竭；因帝國主義之政治侵略，年需納出大量之政治賠款；因過去及現在為討逆為剿匪之戰爭，因而發行大量之國內公債；因各地諸侯之武裝割據，地方不惟不能供給中央，反而時相勒索；因國內之不統一，諸侯之任意榨取，因而民生愈益拮据；屬於這一類的問題，是目前

財政問題之根本問題，然而這不是在財政會議席上，所能解決的。

屬於技術問題者，即在一一切政治問題的束縛下面，可能的治本的或治標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問題也。屬於這類問題的，例如土地之清理問題，稅額稅類之制定問題；稅收稅關之編制問題；收稅員司中飽之防止問題；一致取消或減少有傷稅源之稅捐問題。

要想澈底解決中國財政的困難，自然，是要從一切政治問題着手。但是，在目前又不能等到一切政治問題的解決之後，再來考慮財政問題；反之，有許多政治上的問題，還要以解決財政問題為前提。這樣，我們不能不捨去一切政治問題，專從財政的本身上，想些可能的出路。改進財政的技術，即是此種出路之一端。

吾人尚以為要從財政本身企圖財政的出路，除去在技術方面設法改進外，應遵守下面兩個原則：

一 有產者的大量徵收主義 國家在非常時期，不能按着財政的常規以收取賦稅時，除掉強制的，以徵發沒收為其本質的非常稅制與稅額外，自沒有其他辦法。但是此種負擔，應全部課於有資產的人。例如非常的營業稅，所得稅，遺產稅，奢侈稅……等是。

二 借用外資主義 在上述同樣的非常時期，國家可以借用外資，以打破貧窮與衰弱的連環。

這兩項原則，是以國家在非常時期——如戰爭為前提的。若是不到這個程度，政府便應設法建設，使稅收與國營事業的收入上漸進的興旺起來。

財政會議，似乎還討論不到財政政策，吾人因談到中國財政，故於技術問題之外，提出政治的因素與財政政策。當局幸注意及之。

## 鐵路展覽與北平市場

莊

近數年來，吾國所象徵之許多事實，令人不滿意者的確甚多，但亦不盡同然。凡百事業曾經吾人積極努力者，均能獲得相當效果，其中雖不盡為滿意，尚可聊以自許，缺點之處正待繼續努力改造，希望逐漸達到圓滿地步。國貨事業即其一也。

國人倡用國貨係發動於民八「五四」之時，雖因帝國主義之橫加阻擋，軍閥官僚之隨意摧殘，致此國貨事業未能順利進行。但賴農工商各界同胞十餘年之惨淡經營，如今已獲相當效果。試觀近日太廟所舉行之鐵路展覽，即知今日之國產物品已豐瑰而新奇矣。

## 四

國產事業有此發展，吾人頗堪自慰，然在北平市場所表現之相反事實，又使吾人悲憤填膺。北平人口多，商業茂盛，為吾國五大都市之一。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如何侵佔我國領土，如何屠殺吾人生命，幾乎悉為平市人民所共睹所共聞者也。若按情理而論，宜北平市民之仇恨日人，深刺入骨，北平市民之抵制日貨，不遜他方。但從事實觀之，却不為然。北平官吏市民之逢迎日人者極衆，北平市店商場之銷售日貨者衆多，偶若舉目細視，不禁痛哭傷心！

北平官吏市民之好捧日人，因自命為「日本通者」極夥，好與日人勾結。目前固有厚利可獲，假若日本一旦再佔北平，他們仍可升官發財。北平市店商場充斥日貨，未必是一般市民嗜用日貨，却因許多商民喜售日貨。日貨之成本較廉，買之者可省金錢，賣之者獲利尤厚。吾國所出產之貨品，反棄之不售不用，此種奸商劣民，可不痛恨置之於死地耶？今茲北平舉行鐵路展覽，凡市民往參觀者對於國貨發達情形已稍瞭然，望下決心誓不購置日貨。衣食起居一概服用國貨，對於奸商，尤須協力嚴厲制裁，一則可置不共戴天之敵人於死命，一則可助方興未艾之國產事業長足進展，以滿足吾人之願望也。

政府方面，亦須切實免除苛捐雜稅，減輕水陸運費，

使國貨之成本低廉，買者賣者均稱利便，則鐵路展覽更有  
意義，而北平市場亦不復見日貨之充斥矣。政府市民共努

力乎？



## 現代婚姻問題的檢討

葉凌倬

與本報別來已半年多了。在這短短的別離中，誰知她已完全脫去她那「頑皮」的孩子氣，而「頭角崢嶸」，大有「少年老成」的風度矣。這確是別來「有」恙了。半年來未曾讀書，近日偶翻閱一二種雜誌，讀了好幾篇關於討論現代婚姻問題的文章。前天遇見週報社的老板，又向我要稿子，搜索枯腸，實無以「應命」。好了。現在也就拿這做題目，現發現實，來談談罷。雖名之曰「檢討」，實不過一篇「書後」而已。

在我讀過的幾篇討論現代婚姻問題的文章裏，除了一些與我個人的意見無多大出入者外，現在只抽出兩點來討論討論。

○ 有人主張採用「伴侶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制度來解決現代婚姻問題。自然，「伴侶婚姻」，是「會合容易，離散也容易」，簡便倒是簡便得很。但是我在這裏要問一句：「生下的孩子怎麼辦呢？歸誰教養呢？」生育子女，是每個健全的人，對民族對人類應盡的義務——延續種族的義務——倘若人人都想規避這種義務的話，民族豈不要滅亡，人類豈不要絕跡了嗎？這種義務，既是不容規避，而且不應規避的，那末，對於生育的子女，就應負完全的责任。羅素固然是性自由的提倡者，同時我們還不要忘了羅素還說過這樣的幾句話：「要講求絕對的自由戀愛，須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男女都須受過高

深的教育，有良好的道德；第二嬰兒須特別寶貴，父母須有爲子女犧牲一切的精神。」所以在婚姻制度未完全廢除和兒童公育的制度未實行以前，「伴侶婚姻」是行不通的。換句話說「伴侶婚姻」也是不能解決現代婚姻問題的。

② 是改變男女貞操的觀念。這在原則上，我們是極端贊同的，不過在他的辦法方式上，却不敢苟同了。我以爲我們現在對「貞操」最少有兩種觀念應當改變：第一我們所指的「貞操」，不是那樹牌坊立節孝碑什麼「守身不二」的貞操，乃是「愛情表徵」的貞操。胡適之先生曾對「貞操」二字，下一很確當的定義：「夫婦之間感情深了，恩愛厚了，不論在生前或死後，雙方都不願把這種愛情轉讓給別人，這就是貞操」。兩性間的愛情，原是帶有佔有性和排他性的，雙方都應有維護此愛情，不得輕易轉讓他人的義務；萬一感情破裂，恩愛斷絕，到無法再能維持的地步，那就乾乾淨淨地去離婚得了。第二「貞操」應是互相的不是片面的。俞正燮在他的癸巳存稿裏說：「婦無二適之文，男亦無再娶之儀，自禮義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教。」所以女子固應講貞操，男子又何嘗可以「撒爛污」呢！固然，「一人一生祇配一人，究有一點 Snobishness」。（見國聞周報第十九期）但爲改變貞操觀念，而提倡在

不生花柳範圍內，人人都有試試新的機會才好。」的「雜交」，這種不顧整個民族的前途，只圖花樣翻新，來滿足一己的性慾，實在也有一點 Selfish。

那末現在的婚姻問題，究竟用什麼方式才能得着相當的解決呢？我個人以爲至少須做到下列幾點，這些雖似老生常談，或爲解決現代婚姻問題必由之路。這就是：

#### (1) 提倡公開的社交

結婚基於戀愛，戀愛的動力，是兩性的吸引；兩性的吸引，是由於兩性的接觸；兩性的接觸，端賴公開的社交。我國現在「自由戀愛」的口號，習聞已久；社會各種職業中，亦幾都有女子插足；男女同校，更爲一般極普遍的現象。社會風氣，似乎已經大開，社交公開，似乎更用不着再提倡了。然而在事實上，却不盡然。他且不論，即在男女同校的學校中，有男女生同學甚至同班數載，而未會交談一語者。這些男女生固然是太守舊太拘泥了。另有一派，則走極端，一朝相見，即寫情書，幾度追隨，便約白首，認放蕩浪漫，就是社交公開，這當然也是不對的。總之，守舊與放蕩，都是極端，都不是社交公開的常態。其結果是一則自行斷送了求偶的機會，一則只憑一時情感的衝動，結合快，離散也快，近來社會離婚案件之與日俱增

，莫非不由於此。要矯正此弊，惟有提倡公開的社交。

### (2) 要嚴守一夫一妻主義

我國婚制最大的通弊，就是「三妻四妾」的多妻制度。有人認「賢妻美妾」主義，為現代婚姻問題的發結，自是洞中時弊之論。多妻之制，雖漸為近人所鄙棄，但在今日之官僚，軍閥，及買辦階級中，仍不能免。更有一般智識青年，因不滿意於舊式婚姻，但又無勇氣去離婚，或事實環境也不容許他離婚的話，「他便會說太太死了，或者這來娶過，另勾搭上一個新式的女性。」於是偷偷地，找小房子便住起來。」(借用國聞局報語)其結果是家有黃臉婆，外有摩登太太，一人而兼作兩婦之夫矣。而社會騙婚重婚的案件，也層出不窮了。這或許是過渡時代無可避免的現象。一夫一妻制度，不僅是男女平權的社會所應有，而且足以使愛情專一，促進家庭的和樂，並可以減輕家庭經濟的負擔。最近報載：河南有一位軍官，因耐不了太太和姨太太的爭權，在大梁頭上吊死了。這位軍官固然是太沒出息，要亦多妻制下的犧牲者。望今之賦「男女平權」的青年男女們，多多注意及此。

### (3) 要改造男女間經濟的關係

婚姻的目的在合作，這從經濟的觀點上來說，就是經

濟的合作。譬如一人獨食，須一飯二香，兩人合食，只須再添一飯一湯足已。合作的意義，就是各盡所能，共取所需。現在「女子經濟獨立」的呼聲，已高唱入雲，民法上並已規定女子有財產繼承權。但在事實上，女子能自立謀生的，仍是很少很少；大多數還是抱着經典式的傳統觀念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作寄生的生活。以致一般男子到了結婚後，就為養家糊口，鎮日地勞碌奔波。這就是嚴慈道先生「狹一位儒，日受開門七件之累。」的說法。

這種現象的結果，直接的是使經濟不裕，未婚的男子，不敢結婚；既婚而日困於衣食之累的男子，絲毫感覺不到家庭的幸福，甚至因此而中道化離，使人人視結婚組織家庭為畏途。間接的是降低女子的人格，助長社會的貪污。這實在也是現代婚姻問題中的一個發結。要改造這種不良的經濟組織，惟有發展女子職業，養成女子生產的技能，使男女雙方在婚後的經濟關係上，也祇有合作，沒有依賴。

### (4) 提倡健康的異性親和優生的母性觀

我們大家所不要忘的，婚姻目的的背後，還有那重大的民族意義在那裏。我們再睜眼看我們這老大，頹廢，「遠東病夫」的中華民族，使我們不由得不喊出這「提倡

健美的異性觀和優生的母性觀。」的口號了。現在，先談談健美的異性觀。本來美的界限是很難說的，是帶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美的標準，也是很難確定的，於客觀的意識中多少含有主觀的成分在內。但為適應目前中國民族的需要，我們不能不立一個較為普遍的客觀美的標準。這就是「健美」。無論男女，如果因有適宜的運動，良好的習慣，衛生的飲食起居，而得有筋肉發達，姿式正確，精神活潑的強健身體，就應公認為美男子或美女子。男女青年，倘若個個都以「健美」為選擇配偶的標準，則任何人都必格外注意體育，希望造成健強的體格，可以得到愛人；而戀愛成功之後，也必繼續鍛鍊身體，以保持其健美，免致有失戀之虞。如此則種族焉有不強之理，民族又焉有不能復興之理！其次就談到優生的母性觀。母性是女子應有的本職也是唯一的天職。但母性之可貴，為其愛生子女而生子女，為其有能力生子女而生子女，為其能教養子女而生子女。如果她根本不願意有子女，就談不到愛，或體力

上不容她有生育的能力，或環境不許她有教養子女的準備，還是漫無標準和限制的任其生產，結果不但犧牲了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而生下的孩子，先天後天，都營養不足，又無能力授以相當的教育。這樣不但於國家民族無益，而且多為製造些害羣之馬。前幾年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五魔」演詞中曾說：「中國現在最大的病患，不是帝國主義，也不是軍閥；乃是貧窮愚昧……等等。」但是我們要問「中國人何以會貧窮，何以會愚昧呢？」這雖然原因很多，但推本溯源，實即淵源於此。所以為人道，為自由，為民族，在在都須提倡優生的母性觀。總之，提倡健美的異性觀，是保持民族的健康；提倡優生的母性觀，是創造民族的健康。二者都是將婚姻問題的意義，反映到民族意識上去的。

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現代婚姻問題一點小小的意見！拉雜地寫來，思放未週。還希望讀者諸君，盡量予以改正。

## 教育與訓練人材

夢休

教育是訓練人材的工具，這句話我想應該是大家都同

意的吧？從事實上看來，不管是古代或現代，中國或歐美



，教育對於人類社會的功用價值，大部分在訓練人材一點。

也許有人以為我的話未免太武斷了，他會說教育的目的是開發人的天性，開發人的良知良能，使人能有高尚的道德，健康的身體，豐富的知識等等，——這樣的話在理論上自然非常動聽，教育真能把這些目的件件辦到，實在是最好不過的事了。可是我們細細考察一番，試問有史以來直到現在，有誰看見過所謂「能使人有高尚的道德，健康的身體，豐富的知識……」的教育？老實說，這不過僅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我們可以希望總有一天會達到，然而現實的情形距離這種理想還遠得很哩。同時所謂「高尚的道德、豐富的知識」也很空洞，尤其是「道德」，其含義極其隱晦，現在這個年頭更找不出確不移的標準。即使有相當的標準，一個人的道德行為能否經學校教員的三言兩語的教訓就「高尚」，實在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的教育方法對於學生的道德行為影響是極其微弱的。

本文的目的不在奢談那些極其抽象的理想，不管教育的功用及範圍是多麼大，總不能說教育不是訓練人材的工具。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從前年長的教育。

北 平 週 報 第 七 十 期

從古以來的教育就顯然或隱然的做了訓練人才的工具

。不過那時的「人材」稍為比現在不同一點。比如西方的教育，自蘇格拉底的 Academy 直到中古黑暗時代的宗教教育，皆莫不如此。前者好像現在的師範學校，學生們在學園裏研究學問以後，就出去教化衆生，或一面在學園研究，一面又出去講學。至于宗教的教育，則以神學爲主科，其目的自然是直接間接造就「傳佈天國的福音」的宣教士。我國的教育，幾千年來在原則上簡直沒有什麼大的改變，真是一線相承。從孔老夫子說起，他老人家門下賢人七十，弟子三千。他那時要訓練的就是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材，就是做官的人材。他自己一天到晚東奔西走，日出鑽營總想弄得一官半職，只是運氣太差。他的徒弟們一步一趨，自不用說。後來大家乾脆打起「學而優則仕」的口號，這句話直支配了幾千年的讀書的人心理，就是現在，還有不少的讀書人繫念于此。尤其是在科舉時代，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金榜題名。

至于訓練人材的方法，在我國一向是保守「一部四書就可治天下」的古訓，所以四書五經就是唯一的主要科目，其他至多不過涉獵一點詞章史籍，此外所謂「案上工夫」，則是對於做官前途上頗有點直接用途。西方的教育，

九

比較起我國要高出一等，他們除了研究神學理經及與之有關的拉丁文函件，還要學生關於教理的知识。

中西的教育方法，形式上雖有所不同，可是在思想上有一個根本的傳統觀念極相近似。我國一向把讀書人捧得極高，除「讀書」而外，萬般職業都是下品。讀書人爲什麼這樣爲貴呢？究其原因，直接是讀書人的前途不可限量，他可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讀書人就算窮得當錢買光，然而頭回隨卷，舉進比一般人不同得多；一旦天開文運，他的文章有價就可直步青雲，公卿將相由他去做。你說讀書人可貴不可貴？所以許多人賣田買屋來供他的子弟寒窗苦讀，實在是盡情盡理的事。可是何以青燈黃卷，混過了幾年的書生就會本領齊天，治國安天下呢？書生們所學的無非是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一套老話，再做幾篇八股文章或者囉囉句詩文，對於所謂「做官之道」，幾乎沒有什麼關係，而他皇榜高中以後，就會福至心靈，好像是經綸滿腹的樣子，此事乃因這其間有一個祕訣，就是讀書人「一通百通」！讀書人的爲貴就在這點。世間的職業，七十二行都是「百日之工」，只有讀書非窮年展月，磨穿鐵硯不見功效的。可是只要你一旦把書讀「通」了，你就一通無所不通，所以世界上的事情雖然千頭萬緒，

繁複不堪，而「讀書」却是一種最基本的訓練，萬應如意寶，因此除了讀書之外天下沒有第二件難事情。——根據了這種原則，我國的科學制度支持了這樣多年，似乎只要八股文章做得通的必是國家社會的棟樑。反轉來說，要爲國家社會訓練經濟人材，就只有從四書五經八股文章着手，這種訓練人才的方法在我國沿用極久，一般人士習焉不察，簡直認爲是天經地義的辦法一樣。

「一通百通」的哲學，在我國流傳很久，在外國實在也非常發達。外國有一派的人相信「形式訓練主義」(The doctrine of formal discipline)，他們的理論可比我國的「一通百通」的哲學要具體切實得多，他們以爲人的「腦筋」也如身體的筋肉一樣，可以鍛鍊使之發達。一個人的記憶，推理的「能力」，都可以有方法增強。比如說，你只要練習算解複雜的幾何問題，學得很精，這就是爲你將來的職業預備的能力；換言之，你只要把幾何研究得很好，將來你去做生意，或辦其他的事情亦必辦得好。——這種思想一向頗佔勢力，就是現在也還有相當的勢力。這種理論的立腳點，是佔在兩種半不可破的信念上。第一種觀點「心是許多不同的能力組成的」(Mind is made up of numerous distinct powers or faculties)以爲人的觀察，記憶，

推理，判斷，意志等等就同一架機器的各部分一樣，經驗就好像供給這心的機器用的一大批材料；「判斷的能力」把這些材料衡量一下，「推理的能力」把它們排列邏輯的順序，「記憶的能力」就把它們貯藏起來。經過長期的學習訓練以後「心力」就增強，敏捷而聰明了。第二種觀點是訓練是教育的主要的功用和責任，并認為「難能的东西就是可貴的东西」。比如拉丁文，在從前的修道士研究聖經，是必需文字，學拉丁文的第二種功用是可以古雅別于俗人。現在拉丁文的用途只是雕刻在什麼紀念碑上或印在大學畢業文憑上作裝飾品。拉丁文在實際的應用上一天比一天減少，可是其「訓練的價值」却逐漸增大了。這與許多數學課程一樣，青年學生們只顧學點幾何三角，可是不想一想將來的生活中到底有幾分的用處。現在這類課程在學校中仍保留，却不是因這些功課本身有用，而是它們的附帶的功用，就是用來訓練「心思」的精確，判斷與邏輯推理等等。

上述的二種觀點，均已有人證明其謬誤，此問題牽涉到「學習的類化」(Transfer of training)的問題，本文不及詳論，容後另文介紹。

我國的讀書人，弄了幾百年的八股文章，到了滿清末

年，國勢衰微，看見歐美各國兵強國富，好不服氣。結果費了許多周折，廢除了科舉，居然不管三七二十一，辦了幾個洋學堂，好像洋學堂一辦，造出一批新人物，國家前途立刻就有轉機似的。

可是事實告訴我們，現在的歐掌式的教育，其內容亦不過「洋八股」而已，雖說比從前讀四書五經高明得多，却根本上脫不了「八股」的臭味。現在的學校中有大部的功課對於實際的生活簡直風馬牛不相關的，然而成千成萬的男女學生在那兒拚命的學。最淺近的例子，比如我國的數育，都以中，英，數作主要科目，我們要細細考察一下，中學畢業時的英文程度，一般的學生是既不能看書又不能說話，如果不升學的，一離校早把幾個英數字忘記乾乾淨淨；就是升學的，也多數把大學一年的英文敷衍過就丟開不管了。仔細想來，在中學裏費了這許多學生的時間精力去弄英文，真是冤枉。其次是初等數學，如幾何，代數三角等，不但對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關係極微，就是對子文法科的大學生也幾乎毫無關係，在他們的功課上及生活中有幾處用得着幾何代數三角呢？

我國現在的教育注重數學，完全是由外國「依樣畫葫蘆」的抄了來，外國學堂裏有數學，其起源雖不可考，其

成爲學校主要科目的原因却正如一般人所說的「數學是科學的科學」，說數學的鍛鍊可以使人思想精細。可是到底能否使思想精細？可使思想精細到何種程度？却從未有人去研究證明。我們也不問一個究竟，通通依樣去學了一套。

自然數學在科學的研究上是不可少的工具，但對一般的人而言，若要受教育的人都非學學三角幾何不可，則未免是同科舉時代的「八股文章」有差不多的意味。事實上八股文章閱了篇的人不必就「百事通達」，而數學的訓練也未必就真能使人「心思」能「精密」多少。

近代的教育學者的「教育和社會打成一個」的呼聲喊得很高，而按諸實際，則多數功課仍與社會沒有關係，學校並沒有直接的切實爲社會訓練出有用之才，而只在那兒虛張聲勢的說什麼「鍛鍊心思，啓發良知良能」一派的空話以自欺欺人。尤其是現在我國的大學教育，一面剽竊外國的教育，一面又因襲我國舊有的積習。在教育的外形上完全是西洋化，而在骨子裏則依然是中國化，從前的讀書人入了學堂中學，會進，殿翰，一步步直上青雲，這叫正路！此外還可花錢運動做「招班子」。而現在的學生，小學畢業望進中學，中學畢業望進大學，出洋……有的人往往因年齡關係或其他原因不願按步就班的進學校，要一

步登天去進大學，混一個資格（從前叫「功名」），到社會去活動也體面得多。因此我國近年在大都市裏的許多野雞大學就應運而生。竟有不少的大學生連自己學些什麼也莫名其妙，這種情形比科舉時代的情形能高出多少呢？

我國教育不分青紅皂白完全因襲西方的一點，已經覺得不能適應現在的需要，何況多數只在皮毛上用工夫，即西方教育優點亦未能盡量吸收哩。有個外國的教育家對我國現在的教育批評得很痛快，他說：

「即如中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的發展，即與中小學的發展失去均衡。就北平一市而論，所有的大學數目，幾乎和法國的大學數目相等。……大學過分的發展和彼此重複，不僅浪費錢財，還對於中小學的組織及趨向有影響：小學只成爲中學的預備學校，而中學只爲大學的預備學校。其結果小學與中學教育均不能爲男女學生準備實際生活。學生之中境遇好的，一直入大學畢業，可以得着教育的益處；其中不能升學的，便丟在半途了。這般不能升學的學生，如其只是得着一點書本的知識，不切實際生活，爲害猶小，可是他們因爲得着片面的教育，還將不滿意于他們的父母所經營的生活，這個危險便大了。

「知識傳授，本身不是一個目的，只是一種手段。中

國的男孩或女孩，決不因他們會寫幾千個字，會開立方，或是會舉出若干朝代的名稱，便變成格外有幸福。正如一位在北平的德國教授所說，若是有一天四萬萬中國人都能讀能寫，却不高興再種稻子，那便是中國的末日來了。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更有效能，更能滿足的農民，使得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得着適當的訓練，……所以實用教育，職業訓練，農工技藝的教學，應該是中國現時初等教育的基礎；書本的學習，應該居于次要的地位。

「中國在現時有一種危險，即是造就一般知識分子，與民衆相隔離，不明白民衆的問題和需要。社會領袖大都產生于這種優秀的知識階級，可是他們平時的訓練，與民衆生活相隔離，一旦領導社會生活，自然與民衆也不免發生隔閡。」（見獨立評論，吳俊升譯 J. D. P. Herbert 著：對於中國初等教育的幾項意見。）

這位外國教育學家 Ingham 是注重初等教育問題上，他以爲中國現在的鄉村教育極爲重要，應急改良。關於鄉村教育，他貢獻了幾種很有價值的意見。他說：

「著者以爲中國此時鄉村教育的目的，應該爲下列各項：

① 教授兒童以改良種植和畜牧的方法，以期增加土地收入。

② 教授兒童以省時省力的工作方法。

③ 教授兒童以手藝，可以利用農隙，改進經濟地位。

④ 防止引起兒童將來的能力所不能滿足的生活慾望。

⑤ 教兒童過比較健康的生活，

⑥ 給與兒童以普通的知識訓練，使兒童可憑讀書和聽講，自行繼續教育，並引起其自行繼續教育的慾望。

⑦ 教兒童成爲家庭的一個好分子，國家的一個忠實的公民，并爲促進人類幸福的一種好力量。

還野教授說：「不注重入大學的準備而提議注重一種訓練，這種訓練，無須深造，即可使畢業生立刻從事有利的職業。……不從鄉村社會中抽出它們的最好的領袖，却訓練從鄉村社會來的青年。還把他們遣回鄉村，參加鄉村改進的工作。……」

上面的話注意農村教育方面，應該實事求是的訓練人才。我們覺得更進一步，對於其他方面的人才，那應切切實實直切了當的「直接」訓練，不要把國家的金錢與青年的寶貴光陰去虛張羅，敷衍那些對於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的「洋八股」，一味的因襲傳統的成見積習，不然則

教育對於「訓練人材」一點也絲毫不能辦到，這論其他的不可捉摸的什麼「發展良知良能」一類玄想啊。過去的失敗就是我們的敗壞，我們又何苦堅守着過去的愚笨的訓練

人材的方法呢？

五月十九日

## 太平洋上英美日國際關係的分析

薩孟明

整個的國際關係，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和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對立底原則之下，變動着，衝突着，這是一般人共同承認的事實。

相互關係是怎樣？

具體言之，現階段下的國際關係，毫無疑問的一是遠東問題，一是歐陸糾紛。這兩個問題又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而不是彼此獨立，彼此靜在。換句話說，一個問題的緊張，可以使另一個問題的關係者，發生新的關係，這是以往所告訴於我們的事實。

英國，是第一個伸長勢力於中國的。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以後，英國之在中國，逐漸形成一個特殊地位，尤其是其在長江珠江流域。日本則以中日俄兩戰的勝利，得到東北的優越地位，逐漸蔓延到華南的福建，華北的山東一帶，和英國形成對抗的局面。美國，則因後起之故，在中國沒有得到什麼特殊優越地位，於是高唱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等口號，並想能和英日角逐平分在華所榨取的利益。

二十世紀是太平洋時代，遠東問題也就是太平洋問題，尤其是處在列強角逐下的中國國民，對於太平洋國際關係，有加以分析的必要。我們應當了解太平洋形勢的現在，然後保持他的未來，才可以談「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工夫。

第一，我們先來看一看太平洋的運籌者是誰，他們的

。俄國又因日俄一戰，失去了在華勢力之大半，革命後更是自顧不暇，無力兼營。法國在歐陸的地位，對德對意的矛盾，克服了他在太平洋逐鹿的野心。德，意之在太平洋，也沒有什麼力量，所以在太平洋舞台的主要角色，是美國，英國，和日本。然而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英國和日本的關係，與其說是絕對的對立，毋寧謂為

在經濟上。美國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在經濟上，日本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

在經濟上。美國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在經濟上，日本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

十位可能。政戰的軍隊未能，美國的經濟力還可以支配。於是軍事可放棄了武力佔領，而以經濟力奪取在華的。在經濟力之下，於是地與日本之利益衝突，會然。日本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

在經濟上。美國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在經濟上，日本之地位，其經濟之強盛，日本則因之而弱。日本之生活困難，其在經濟上之地位，亦以日本之地位而定。

